

Hot Spot 热点 · 亲历

人民的坚强与悲伤

在叙利亚见证一部电影诞生

四年多了，在叙利亚发生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战争，已经没有了动辄几万人的集团冲锋，也没有几十辆上百辆坦克的钢铁洪流。

文、图 | 韩冰

炮

叙利亚“主旋律”片

已经九月初，天气仍然炎热。一场沙尘暴刚过两天，空气中还有隐约的土味儿。夜色低沉，路灯昏黄。不停传来政府军炮兵阵地的重炮发射，每一次发射，炮口和底座双重震动，听起来是一个小三度和声，还蛮有节奏。同时零星传来城外反对派武装还击的炮声，炮弹落点听起来大约两公里。——其实我听不出来有多远，是一起来观看拍电影的老军人告诉我的。

拍摄的地点就在邻居家的房子里，一座上了年代的二层小楼。嗬，里面灯火通明，人声嘈杂，带我们来的制片人说，一共有70个人在这个小楼里，都是剧组成员。

电影的名字叫做《一个男人的三天》，讲的是在当前的叙利亚战争中，一个士兵在战斗中牺牲，他的亲人朋友被他感召，也参加了抵抗恐怖分子的斗争。大约也是叙利亚的“主旋律”片吧。戴着一顶鸭舌帽的年轻导演裘德·赛义德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他执导的第五部电影，有三部已经上了院线。知道我们是中国朋友，导演客气地把我们让到监视器后面，邀请我们与他一起观看。

今天要拍的镜头是：知道了烈士战死的消息，他的堂弟陷入了痛苦和沉思，开始用酒和药物来麻醉自己，另一个朋友则劝他别这样消沉。扮演堂弟的演员叫穆罕默德·艾哈迈德，是叙利亚年轻一代偶像派演员，高大帅气，魅力绝不输于任何欧美影星——事实上，以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，叙利亚人应该是全球平均颜值最高的国家，连使馆门口站岗的警卫都能甩阿汤哥几条街。

拍摄开始了。所有人，包括蹲在地上手拿场记牌的



小伙儿，白发苍苍的录音师、导演的两个美女助理和我们——坐在监视器后面的两个中国人都屏息凝神，大气也不出。堂弟坐在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，拿起酒，点燃一根大麻烟，看了一眼手机后扔了出去，然后灯光慢慢暗下来，表示他一直这样坐到了天黑。他的朋友哈立德从走廊尽头的一扇窗探出头来劝说他，堂弟表情痛苦，但仍然让哈立德别来烦他。这个镜头前后拍了八条之多。有那么几次，演员表演得很好，但远处传来一声炮响，这一条就白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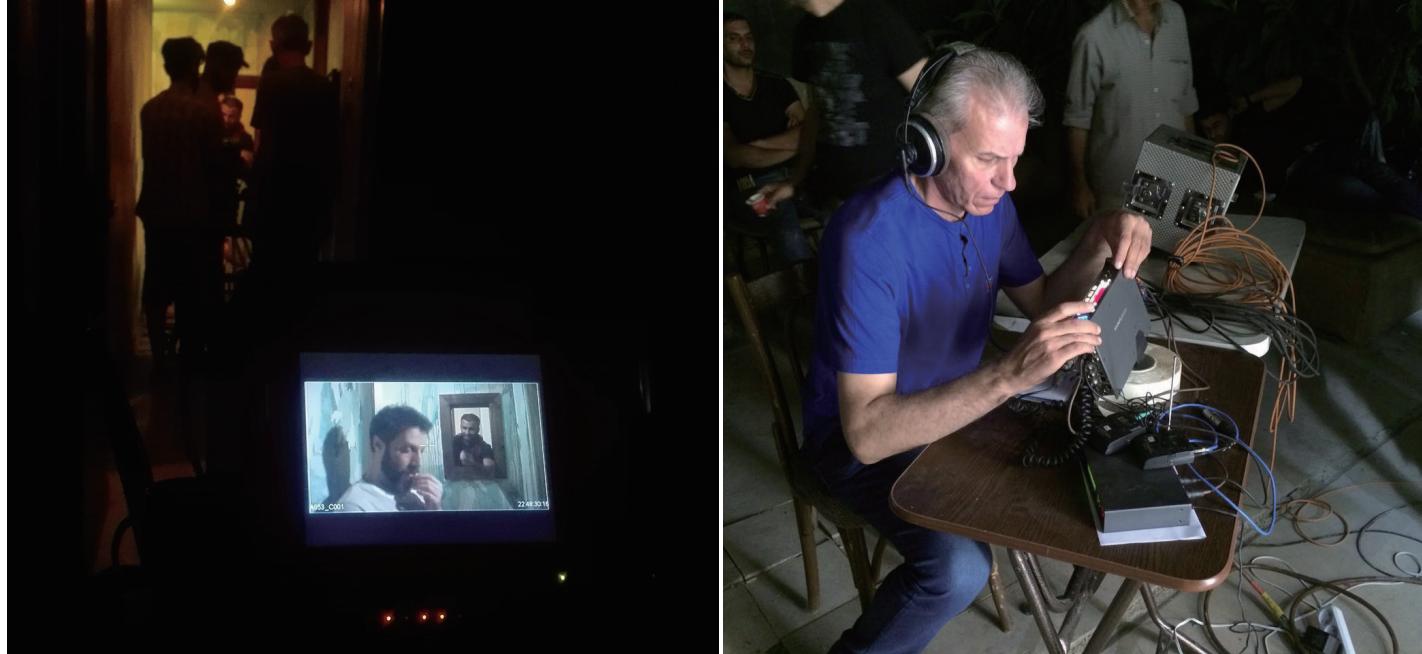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导演终于点头通过，大家的表情放松下来，各自拿起土耳其咖啡、红茶，点起了烟。小小的院落又变得人声鼎沸。

真实与虚幻之间

烟雾缭绕中，我眼前的画面变得不真实起来。眼前穿着入时言笑晏晏的文艺青年们，外面隆隆的炮战、新闻里每天上百人伤亡的战争、穿过地中海逃生的难民，成为一幅后现代的蒙太奇图景。这真的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吗？

四年多了，在叙利亚发生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

最近全球新闻焦点便是欧洲的难民危机，叙利亚人以近乎绝望的架势一拨儿一拨儿地向着欧洲进军。



代战争，已经没有了动辄几万人的集团冲锋，也没有几十辆上百辆坦克的钢铁洪流。有的只是稀稀拉拉的散兵线推进，只是几十人上百人的巷战交火，开着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敌阵的自杀式袭击，还有无休止的炮战。时间越来越长，正义与邪恶，侵犯与守护，信仰与世俗，所有的一切交织在一起，谁也无法说清战争的真正意义。

而人民需要活下去。于是他们坐上大巴向西逃往黎巴嫩，向南逃往约旦，向北逃往土耳其。家里钱多些的，通过蛇头坐上飞往欧洲的飞机，落地便声明寻求庇护。钱少些的，乘桴浮于海，把命运交给货轮、渔船甚至一只充气橡皮筏，穿过地中海这片悲伤的水域，九死一生，只为了踏上欧洲的土地。最近全球新闻焦点便是欧洲的难民危机，叙利亚人以近乎绝望的架势一拨儿一拨儿地向着欧洲进军。他们拖家带口，他们扶老携幼，他们甚至骑着自行车北上，让欧洲报纸以大写黑体字标题惊呼：“他们骑着自行车来了！！！”

一周前经过叙黎边境，前往黎巴嫩的大巴里挤满了人，车顶则全是行李，看起来全是举家逃亡的样子。司机马利克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的先生，再这样下去，叙利亚就没有人民了，”他顿了顿说，“这个国家正在死

拍摄现场，剧组人员都在认真工作。

去。”言语透尽悲哀与无奈。

然而也许有人还没注意到，新闻图片里那位渡尽劫波终获救，抱着女儿失声痛哭的父亲，他的穿着一点也不破旧，手腕上还戴着金色的手表。那些单车骑士的交通工具，也有不少是世界知名品牌。换言之，这些能够抵达欧洲的难民，原来正是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。而留在国内的，还有因为累年战祸而变得赤贫的中下层人民。他们甚至付不起一张船票的钱。

于是，人们只能强打精神，强作乐观地活下去。在这炮声隆隆中，大马士革的行道树仍然定时被修剪，喷泉仍然开放，商业街依然熙熙攘攘，露天咖啡馆依然宾客如云。刚刚达成停火协议的中部城市霍姆斯仍然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音乐周，北部港口城市塔尔图斯甚至举办了旅游节。

也许，让一个国家死去并不那么简单。

“Action！”导演一声令下，我的思绪又被拉回现实。眼前，是一部电影诞生的情景。

真希望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，也只是一部电影。

（本文作者供职于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）■